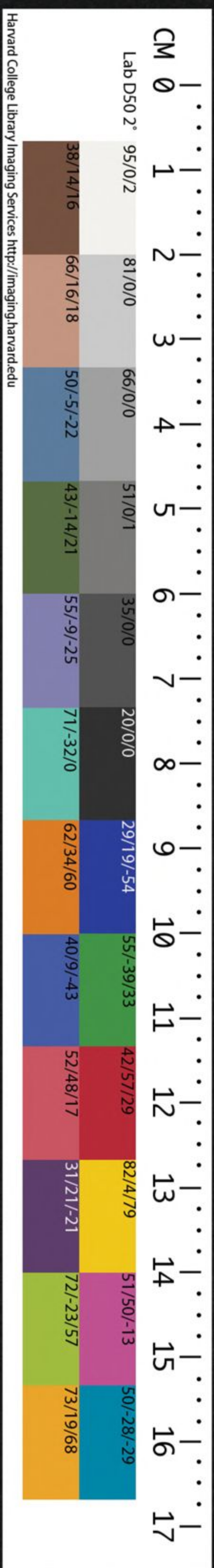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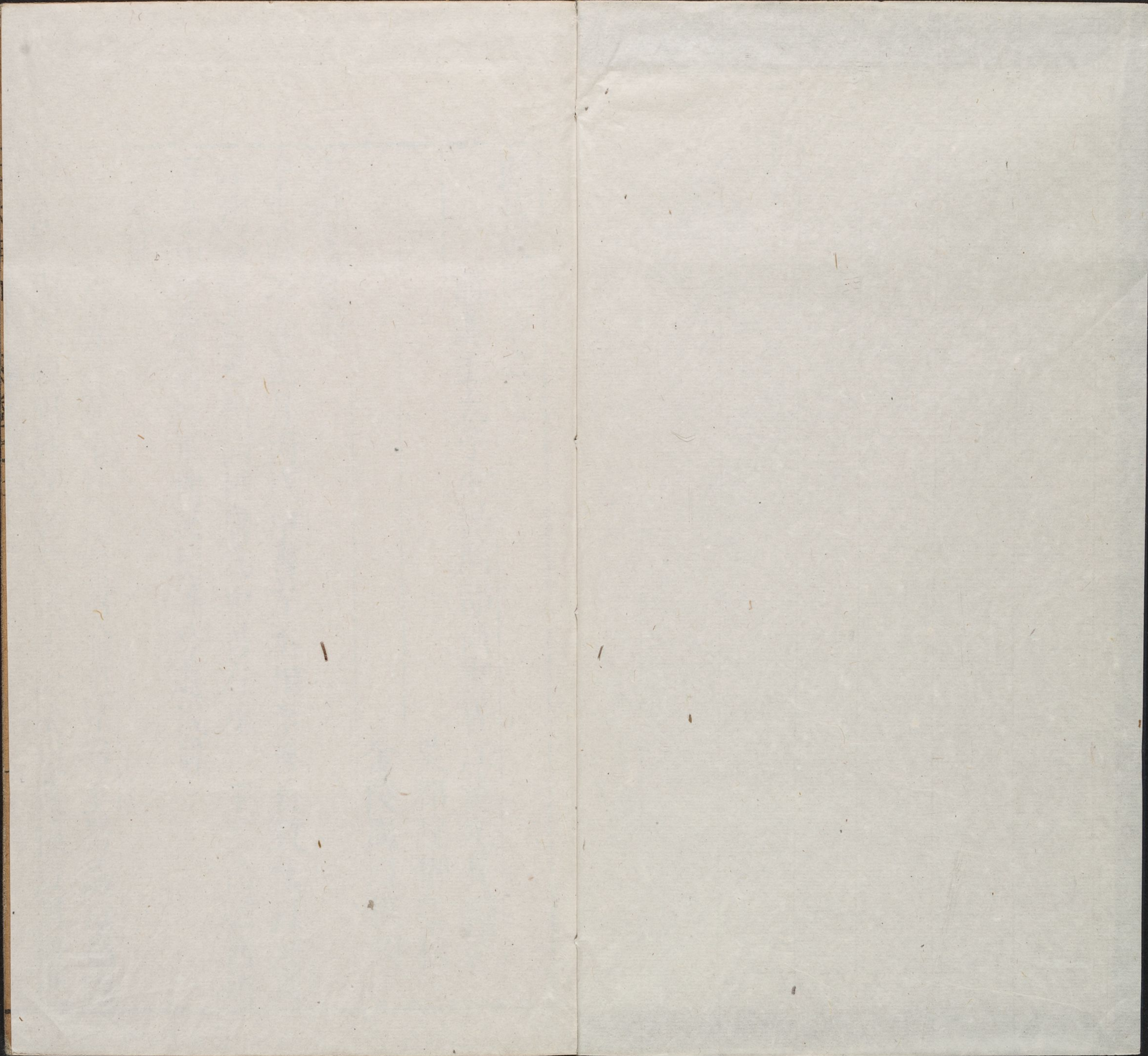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UNIVERSITY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38





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復不能從。既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環。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異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

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參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圓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製玉圖記

俱以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建園立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

今傳以爲笑。今陛下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甃石爲閘。以防水利。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獠。賜帛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者為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王之。甚非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

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帝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今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縣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堯。曲阜縣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

即代典具 卷之十
祀黃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帝文帝
景帝興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祀唐
高祖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縣祀唐
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
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
之以爲常式。

閏三月甲子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供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諭省臺辨人邪正

諭曰朕諸子曰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上嘗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嵩來奏事。

上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立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潁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癸卯。傅友德克綿州。

傅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免江西秋糧。○乙亥。詔免兩浙秋糧。○六月壬午。傅友德克漢州。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水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人命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收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僞蜀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畱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旣接。乃出後軍兩翼。匆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

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箭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二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

取介與貝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傳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旣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

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傳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真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傳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真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論曰吏部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辯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毋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毆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

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奏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高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章。宜勅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羸城。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翬殺之。保保走。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

與嵩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款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况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訥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遺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守所授前元宣勅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立張良佐房嵩爲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銓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遣使齋書論訥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訥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齋書論訥哈出口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旣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僞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

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
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
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
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
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
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
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
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顧
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旣傾
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唵哈

出拘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旣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
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
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
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
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
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
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
東勝軍馬及新附鞬靽官軍悉聽節度

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

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訥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葉遂率耆民詣軍中降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逃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
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
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鼓。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
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
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
義矣。古者灌鬯炳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非
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
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質乎。又古之道有
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灌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
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
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
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
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
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
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
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
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
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文王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回參攷。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禱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皆謫遣。佛菴國故民祝古論。特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已令安南即日罷兵爾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似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華語可教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八月癸巳淳泥國王馬合謨遣使進表箋貢方物○己亥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

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已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被執不屈死雷州衛遣千戶黃青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物○冬十月庚辰令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

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

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為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

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旣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勲勞於國。朕旣酬以爵祿。是卽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命官

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爲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琛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爲軍。

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竈減竈。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錡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屋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屋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汝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脩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上復論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進。非潁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劔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爲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爲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况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卽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爲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爲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幹的、赤刺丹、八兒山

等文綺紗羅有差。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禕齋詔諭雲南。

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嘶壁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卽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旣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入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畱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

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故有此賜達等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言者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譽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爲過也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撫

拾主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已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撫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遯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鬪。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

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

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

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欸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瑒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二十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羣臣各盡其職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先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鑑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却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燧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燧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覘意。汝霖不敢隱
具言之。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却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
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耨種。以十分
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
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
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
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
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碶門

永寧筠連諸處所產之茶。各剪刀粗葉。惟西番夷獠用
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旣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
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氍衫。朱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
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
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
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碶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
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
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連州。歲收
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旣收則徵其什一於官。
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顥請遣子弟入太學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二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即位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以禮部主事魏觀為蘇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於

土刺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覈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講爲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兒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岌岌。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天旱命宮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宮。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

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
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
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
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六月定宦官禁令。○命禮部議宮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
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
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
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
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
功。司曰宮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宮局。掌導引

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闡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
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宮內服用。總司
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饌司醢
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
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琢司綵司計之事。宮
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
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
將上都驢蹄。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
失刺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

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其鄰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勲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文選。二曰司勲部。掌官制。三曰考功部。掌考覈。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課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祠祭醫藥喪葬漕道度牒。二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鹵簿馬政車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鬪毆稱寃。二曰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捕亡詐偽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窰冶。爐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墾田圩岸廩舍竹木薪炭。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

復進至臚胸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

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

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眾。搏戰不已。文忠馬

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眾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

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
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
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
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
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
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如此。以
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
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
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

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
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
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
禎。故禎祥不在於微物。遂爲替。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榜申誠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旣已論功行賞。
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
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
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卽用
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
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山蕩河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斬。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九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高麗王顥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簡秀山逋逃所聚。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為令從之。○八月貴州宣慰使霽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霽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犵狁。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為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况朕有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顥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

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盃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聖節之日齊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禱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輪作以時營中都恐力役妨農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食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以夫馬破家者○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

王顥

先是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顥至是顥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湑

等。先至京師。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荅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尊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嘍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蠟。

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百還如。上旨咨諭其王。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簿爲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記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諸欽錄、聖旨及奏事簿籍，記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欽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王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